

望河

第三辑

骆寒超 黄纪云 主编

大型新诗丛刊

人民文学出版社

大型新诗丛刊

星河

第三辑

骆寒超 黄纪云 主 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星河.第3辑/骆寒超,黄纪云主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ISBN 978-7-02-008121-9

I. ①星… II. ①骆… ②黄… III. ①诗歌—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诗歌—文学评论—中国 IV. ①I227 ②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91506 号

责任编辑:王一珂 装帧设计:何 婷
责任校对:常 虹 责任印制:李 博

星 河(第三辑)

骆寒超 黄纪云 主编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四季青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292 千字 开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 12.75 插页 1

2010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201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02-008121-9 定价 2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顾 问

屠 岸

主 编

骆寒超 黄纪云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新朝	叶 櫓	龙彼德	孙绍振	吉狄马加
刘福春	许 霆	江一郎	李元洛	李曙白
张同吾	张 烨	荣 荣	袁忠岳	骆 蔓
谢 冕	董培伦	舒 婷	程光炜	雷抒雁

目 录

一、星河浮雕

* * * * *

娜仁琪琪格的诗	(1)
张德强的诗	(3)
黄纪云的诗	(6)
张曙光的诗	(8)
王侃的诗	(11)
潘维的诗	(13)
骆蔓的诗	(15)
崔汝先的诗	(18)
流泉的诗	(22)
钟郁芬的诗	(25)
任先青的诗	(28)
王妍丁的诗	(31)
李南的诗	(33)
庄晓明的诗剧	(34)
王新明的诗	(42)

二、星河组曲

* * * * *

祖国颂(组诗)	圣 野(44)
凤凰古城(组诗)	袁亚平(47)
独吟(组诗)	吕 行(49)
故乡行吟(组诗)	董培伦(52)
古镇记忆(组诗)	陈蕊英(54)
在日子的背面(组诗)	远 岛(56)
青铜之光(组诗)	应忆航(58)
辞行(组诗)	冉 冉(60)
不速的日子(组诗)	尹剑峰(62)
天涯种梦人(组诗)	李 锐(65)
风雪夜归人(组诗)	陈星沪(67)
一群鸟的飞翔(组诗)	若 水(69)
偶然之城(组诗)	池凌云(72)

弱水三千(组诗)	张庆岭(74)
----------------	---------

三、繁星满天

* * * * *

节日欢(外三首)	屠 岸(77)
第五十个春天(外一首)	邓荫柯(79)
倾心的交辉(外六首)	骆 苾(81)
疆河(外三首)	侯擎天(83)
我和我的江河同放歌	周孟贤(85)
北京西边的一家宾馆(外一首)	陈 灿(88)
夏日的回忆(外三首)	袁丹丹(89)
孤岛(外四首)	刘家魁(90)
早晨:湖上(外一首)	北 塔(92)
回音(外五首)	曹利民(93)
五月江南(外一首)	元小佩(95)
岁月(外二首)	葛波儿(96)
乡野(外二首)	乐思蜀(97)
陷阱(外二首)	徐怀生(98)
夜游江滨	徐好雨(99)

四、星系互映

* * * * *

俄国象征派诗选	汪剑钊 译(100)
(附)“我是神秘世界的上帝”——俄国象征派诗歌漫议	汪剑钊(104)
英国玄学派诗选	吴笛 译(108)
(附)论英国玄学派诗歌的艺术特征	吴 笛(112)

五、诗学新探

* * * * *

论现代诗学演进中的闻一多诗论	许 霆(118)
自由诗体与新诗句法之关系——新诗形式思考之二	白 耶(131)
论新诗遵语法反修辞规范的意象呈示	安 冰(142)

六、诗人专论

* * * * *

绿原论(一)	骆寒超(149)
牛汉论	叶 橹(157)
痖弦论	龙彼德(172)

七、历史回顾

* * * * *

中国新诗编年史(1922)	刘福春(182)
编后	(196)

娜仁琪琪格的诗

就像我们的爱张了张翅膀

这宁静的时刻 尘俗睡去
打着鼾 磨着牙 伸着懒腰
灵魂脱了壳 翅膀上轻的
薄得又透又明 没有哪一个时刻
让我如此幸福 就像我们的爱张了张
翅膀 就像我抬起头
看到你眼中的湖 看到我的前世与今生

此时 我起身
清晨还远 这样的寂静与幽冥
恰到好处 神灵能抵达的地方
我就能到 他们凭借我手中的笔
诉说—— 亲爱的
你不要怕 我是你仁善的
女巫 勾了你的魂
来恨一场 又爱一场
醒来你还是 那得道的高僧

清晨 举着光说到就到
神敛起了翅膀 把某一年的冬天
轻轻折叠 把东三环上奔跑呼叫的人
送走 徐徐掩了那扇门
你不是他 他亦不是你

谁手中的白菊 跌落红尘

拒马河边的时光

多少年之后 你还会流过我的身体
流过我苍老的皮肤 日渐模糊的思维
一些事物渐次清晰 那些古旧的船只
一张灿然的笑脸

时光 就是这样轻轻地摇摆
其实它是一瓢水 能照出旧日的容颜
和那些过往的岁月

就像此时 我来到这里
拒马河 你清亮亮地
带着山影奔跑 就带走了青山 鸟鸣
轻盈盈的水草 岸边棕红色的小马
以及那群 小蝌蚪的天伦之乐
把它们带向另一个空间 在很多年后
让它们找到彼此

而我此时 有些不认识自己
仿佛水中照出的是另一人 她天真 纯美
娇柔 她可以放纵地
咯咯地笑 她咯咯的笑声撞在小石子上

然而 在软绿绿的水草中
她又成为 另一个人
鬼魅 饱满 仿佛是一个水妖或
山之精灵 她想要说出什么
风却又带走了什么
你又带走了什么 闪跳着粼光的
拒马河啊 在时间的清波中 有那么一天
又一一呈现

传递着经世的温暖与感动

我不羡慕那些坐缆车 上去的人
他们看到的只是 一线的风景
“不过如此,也就这样”
在来与回的悠然与闲适中
仿佛通达了一切

在这浩大的队伍中
这些老人 孩子 年富力强的中年人
这些男人和女人 他们致力于
一步一步 走向山顶

峰回路转中 香炉峰
近了又远了 远了又近了
听着同道们的喘息 幽默的话语
看大家攀爬的姿态 这来自长长队伍中的
浩大鼓励 坚毅 倔强
慢慢地 传递给你
温暖了你
在某一段路 那缆车上的悠然
就在我们的头顶 更多的时候
他们看到的是 像蚂蚁一样的
爬行队伍 我们的乐趣
是他们体验不到的 还有我们看到的
风光 被他们在捷径中
——省略

那壮观 那妖娆
那十月如火 那轻徐的风
那静默 那哑然
那猛然蹦出的喜悦与惊呼
在远方 在路上
走着走着 就来到了身旁
前面后面 抬头低首
满眼啊 满眼
此时 你就是那梦中的人

我多想化为一只火狐 融入
这一片红 跳动着了一束火焰
出现了又隐没 隐没了又出现
如果不能 我愿是
这山间的一株草
轻唱低吟 每一句都是
轻灵闪动的诗

这些都不能 我就代他们说出
这山川的美 说出他们
要说出的一切 传递着经世的温暖与感动

树叶一片葱绿 也很快老去

我并不是有意 路经这里
那暗藏的幸福与伤痛 在远处叫我
它们像念着咒语或什么
声音一定是低低的 更底一些

穿过簋街就是 北小街路
北小街路上的店铺都
静默着 而耳朵是竖起来的
通教寺就在这条路上
掩映在一片绿色里 那片葱绿啊
很快就会老去 像你对我的情感

有多少人知道 北京的通教寺
是你发现它时 欣喜虔诚的样子
像你当初 发现了我
像你对我表达的爱——
多少幸福与伤痛 一起涌来
像那个冬日的暖阳 红尘滚滚啊
挂在每一棵树上 挂在每一个叶片上

我不是早已心如止水了么
不是再也不会为你 找一点的好了么
往事啊 一一返回
不能洗空

可我不会哭 不落泪
淡淡地笑 在通教寺的门前
向一位阿姨请教佛事
看着门前的 两棵龙爪槐
两个石狮子——

我多想告诉你
通教寺的前面是 南馆公园
此时 被绿色裹着
被花香浸着 被人间的冷暖
温着 也凉着

我很想到那里 安静地坐一坐

张 德 强 的 诗

内 心 的 地 图

内心的地图被遮蔽在
一簇阴影下
是什么让他放弃了旅行
只把地图留作印痕
那里标有蓝色的河流湖泊
像渔网一样兜起村镇
他曾在丘陵的翠绿色块上
勤奋地种植诗歌
沿着铁轨画出的暗红线条
一路播洒美和爱情
夕阳坠落
新月钩起
秋天将银杏的愁绪涂遍衣袖
他内心的地图席卷如棒
敲打着时间的碎片……

时 间 之 镜

过客匆匆一瞥
时间之镜显现他孩提时的眉眼
最初的天真与梦
在魔镜深处拷问命运

后来,再后来
岁月长绳下总是磕磕绊绊
时间之伤
灵魂之痛
虚幻的镜面后
映照他实在的无奈与无辜

时代的几多谬误
演化成镜中一生模糊

他看不清自己
是生命的尊严还是人性的堕落

好在总有一些手稿
印记着他曾经的执著

雨,没完没了

雨一直在下,没完没了
细细斜斜如裁剪旗袍
所谓春雨潇潇
所谓风雅江南,烟雨飘渺
莫非一定得撑着伞
遁进阴湿与寂寥
让潮湿的灵魂慢慢发酵

在杭州,在窄小的古巷
青石板微微泛光
两旁高高的风火墙
任岁月在雨声中斑驳彷徨
戴望舒的雨巷幽深寻常
却再也无法遇见
丁香一样结着愁怨的姑娘

无奈和郁闷织成水幕
柳丝拂不去孤独
这不是久雨的错误
水必须回归大地
生活细节收藏于往事深处
每一滴雨都喜爱絮语
叮咚屋檐水下诗意地栖居

燃 烧 的 草 莓

冬天的草莓

一直躲在蔬菜大棚的羽翼下
她们依然快活依然羞涩
葱绿的手指举着
一朵朵小火苗
慢慢长大

饱满了,熟透了
嫁期近了
采草莓的姑娘
指甲被染得红艳艳的
脸颊被映得红艳艳的
燃烧的草莓
在冬寒时想象着早春心事
把热情的梦藏进果汁
等待醒来

是谁牺牲了青春
只为点燃一簇簇甜蜜的火焰
送来鲜美的吻与
内心的温暖

日 全 食

五百年一遇的天文奇观
在一张胸透底片上
渐渐显现

我举着 X 光片仰望天空
从患者的肋骨间寻找太阳
被月亮的阴影蚕食着
光芒不再刺眼
太阳病了
病成一片柳叶一弯细眉
残缺的容颜紧锁愁怨

于是,大地瞬间黯然

哦黑太阳,我裸眼注视着
那一圈纤细的光环
路灯亮了车灯亮了窗灯亮了
白天变幻出短暂的夜晚

最炫耀的目光失明五分钟!
观天象的人一齐惊呼

世界却沉默无言
我再次隔着朦胧的软片
诊察病状
静候太阳慢慢复原……

走进竹林迷宫

什么样的感觉
在我内心的烦扰之上暗暗滋生
幽谧,安恬,温润
或者略含一丝惆怅落寞
静下来
慢下来
把一切都放下
体验一种原汁原味的辽阔

呵,八百亩淡竹林
全球独一无二的原始竹类群落
好一座湿地生态迷宫
我愿被这广袤的绿色深海
彻底淹没

不带行囊,只携清风
我在竹林小径穿梭
走进迷宫,深入腹地
去细细赏读
这一篇质朴灵动的抒情散文
任斜逸的枝干频频拦阻
任蓬松的细叶层层包裹

一茬茬自生自灭的野生淡竹
饱经岁月沧桑
却始终淡定执著
此刻,我的灵魂可以无拘无束
与生命的自由元素牵手流浪
迷失于
舒缓自在,平静谦和

那就让我
伸开手臂做一次长长的深呼吸
将一身疲惫卸下
在潺潺溪流中幸福地洗濯

秋风中的银杏树

那些金黄金黄的小手掌
轻轻地拍打着
柔柔地飘舞着
它们把一生积蓄的热望都贴向了
大地,这生存的母体

当我不经意间踩踏上去
疼痛便从脚底升起

岁月的呻吟
是轻微的窸窣,轻微的颤栗
而根,是不是已从暗处
从灵魂深处
领受到了它们的感激

允我俯身捡拾几片吧
借时间的小小扇面
来驱散昨日的浮躁与失意……

有什么被遮蔽了

有什么被遮蔽了
因为惯性,因为卑微
铜管乐队雄浑浩大的主旋律
省略了洞箫的愁怨
只有在内心静谧的晨光里
才听得见
你隐约的哭泣

有什么被遗漏了
因为隐私,因为迟疑
写字楼高耸云间的幕墙玻璃
放弃了石库门的记忆
只有在尘封已久的相册里
才看得到

你生存的锈迹

插在花瓶中的芦苇

一把芦苇插在
沙发拐角的落地花瓶中
一把芦苇,向我
微微点头致意
芦花蓬松的笑略带矜持
每天捎给我
一份乡间旷野洁白柔软的问候

一把芦苇来自
清风和煦的郊外河堤
一把芦苇,带回
秋的脸、秋的气质与触感
芦叶已枯黄却不失剑锋
久违如我
一个在河岸迎风奔跑的赤足少年

黑瓦飞翔

一大片黑瓦
连绵的古典的黑瓦
羽毛般整齐地覆盖着
我的梦
此刻,灵魂已游离身躯
踟蹰于粉墙夹峙的
青石板小弄
清明雨把瓦脊染得乌亮
屋檐水滴滴答答
淋湿我的童真
一直流淌到今天
黑瓦联翩
黑瓦张开巨大的羽翼
护佑我
一路跋涉平安痛快

黄纪云的诗

发 现

一只蚊子飞来
咬伤了壁画里的贵妇

但,痛苦却写在
新生婴儿的嘴唇旁

盘 古 开 天

盘古开天。但盘古不是神
盘古只是个衣衫褴褛的接生婆
她扯下身上的一块布
裹紧一个星球
让所有的神
在星球外面翻滚
如云雾

不再需要什么
她告诉胎盘模样的天空
无论甘霖
还是抚摸
都无法替代子子孙孙的快速繁衍
直到有一天
根部又被炸成黑洞
坐南朝北,或者
求神拜佛

河 姆 渡

最后,从一张纸币的背后
我看见无数破碎的陶罐
盛满七千年前的阳光
为黑暗作证

河流沿着风的方向逃散
大地只剩下河岸的位置

还有几束稻穗
在晚风中,诉说着
你用自己的骨头
磨制的记忆

大 河

维系天地的大河
撕心裂肺的穿越
高山峡谷
大地苍茫

太阳升起的时候
大河穿越梦想

怪 圈 的 游 戏

金木水火土,怪圈的游戏
可能来自一次疯狂的撞击

比如一颗流星
撞上一堆强盗的逻辑

天崩地裂,春秋战国
大地花开花又落

但大海却喜欢
玩着自己的游戏

每天让太阳登基
每天让太阳驾崩

猴 子

一只猴子
想倒挂在一棵树上
将它的双手伸进晨钟暮鼓

学人类的模样
它也想用双手
从佛的笑容里走出

急救车尖叫
道路剑一般
从城市的肺部穿过

动物园里一只猴子跑了
但它的脚
还卡在笼子的铁网上

中 秋 夜

月亮,穿行在
中秋夜张开的记忆里

月亮很圆
圆得令人心慌
因为影子再也回不到身上

无数搁浅的问候
是失土的根
缠着白发一般的月光

但月亮及其影子
和酒的博弈
还在路上

我们每天的生活

无论用脚还是用手

我们每天都走向阳光下丁丁当当的生活
我们的脚步如此匆忙
如此铿锵
如此坚定
但,早晨的街道却如此的不确定
汽车、自行车、三轮车、行人
街道如同需要消化太多食物的肠子
真不知道下一分钟会不会拉肚子
而我们的目标
又是如此的确定
悬在半空
如中午的太阳一般确定

这条山路上

这条山路上,
有那么多蚂蚁
忙忙碌碌,
它们都忙些什么?

谁都不知道。
但,这条山路知道——
不是结婚,
就是送葬。

春

所有的卵石都在相互擦亮
等待河流解冻
所有的鸟类都在收紧翅膀
等待天空
发出长草的声响
大海一旦发情
所有的鱼鳍都是飞翔的桨

只是这春天的脖子
柳丝一般细长的

张曙光的诗

雪

第一次看到雪我感到惊奇,感到
一个完整的冬天哽在喉咙里
我想咳嗽,并想尽快地
从那里逃离。
我并没有想到很多,没有联想起
事物,声音和一些意义。
一张张陌生的面孔,在空气中浮动
然后在纷飞的雪花中消逝
那时我没有读过《大屠杀》和乔伊斯的《死者》
我不知道死亡和雪
有着共同的寓意。
那一年我三岁。母亲抱着我,院子里有一棵树
后来我们不住在那里——
母亲在 1982 年死去。

电影院

那座电影院,砖和混凝土的
庞然大物,一再进入我的梦里
也许为了投下永久的阴影,或
祈求和暗示着什么?偏僻县城的
文化中心,给干涩的日子注入
一点点彩色的梦想,但大多在记忆中
消退了颜色。“我在一个县城出生
在另一个县城中度过了童年,”在想象的
自传中我这样写。迈过春天的
泥泞和水洼(刚刚解冻,上面映出了
天空),我走在破旧的街上,看到它
正傲然注视着我。而现在我一次又一次
来到它面前,看见电影预报
在大城市中早已演过的,票价似乎
仍很便宜。我只是在外边

站站,冷漠地看着它衰老的面孔
一次好像在买票,但那部片子并不吸引我
更多是从它的后门进去,里面在开会
或放着枯燥的纪录片,我悄悄
踏着破损的楼梯上楼,楼上是
放映间和办公室,但没有人
就像影片中一个人闯入闹鬼的阁楼
却并不感到恐怖。我常和家人
去那里,好多年前,比如说
弟弟,有时是一个人。它真的对我重要吗?
也许。或者像有人在火车上
看到一处风景,或一张脸,漫不经心地
但在某一个早晨却会突然忆起
(这是在谈一部影片吗,或
真的是我的某种经历?)
而它们更远了,或者消逝,不论
曾经对你意味着什么。就像这座
电影院,我以为它会永久地
站在那里,而它已被拆除,几年前

我们的新房客

九月的邻居搬走了。
房间变得空荡荡的,只剩下几盆花
在阳台上——西番莲或洋绣球——
照亮秋天慵倦的眼睛。
我们为免费的风光付出了
足够的代价,也许仍在付出着。
现在我们有足够大的舞台观看
新仪式的上演,就像一部情色电影,
但仍然是老套。
天色现在变暗了,
从蓝宝石的穹顶,投射出一束束
微弱的星光,使时间变得暧昧。远处
一辆消防车发出急促的叫声

划过街道的皮肤,然后
一切归于沉寂。生活令人厌倦
也带有一点点期许,但最终
不过是一次壁画上的圣餐。我们
注视着,只是它的复制品——
十二个。这预示着一切将会终结
但现在还在继续着,它的
欢迎仪式仍然盛大而隆重。

冬天的谎言

这场雪不期而至,大地仿佛
被施了魔法,使慵倦的眼睛变得惊喜。
对于生活,我们有了更多的期待,直到
暗红色树篱上缀满了洁白的女贞子——
似乎春天在一夜间改变了主意,提早到来,
并随时准备兑现它的承诺。
当然,这算不上稀奇
我已经不会被冬天的谎言所迷惑
尽管它是善意的,也称得上美丽。

在蒙马特公墓:2002

也许我该说点什么,对于死亡
和那些死者。但我最终选择了沉默
他们已经听到了太多的议论
现在该是清静一下的时候了。
在我看来,只有死亡才是平等的,不平等的
只是坟墓和葬仪的方式——
而对于死去的人,这些并没有什么不同。
他们安静地躺着,面对着同一片虚无的风景
而我们则屏住呼吸,在这些墓碑间穿行,
看着他们长长的一生,被浓缩成几行铭文
或没有铭文。然后回到各自的房子
(一所更大的坟墓),透过窗帘,望着外面
空寂的街道,想象着他们曾经和我们一样
长久地注视着从窗玻璃上滑落的雨点
削一只苹果,听一首伤感的曲子,伤感或快乐
然后微笑,或泪流满面地望着大海
就像维吉尔的诗中写到的那样。

尝试或虚无主义的宣言

我在做着这件事。轻盈地坠下

或沉重地升起。我尝试着
事实上是在做出选择:接受或拒绝
在我看来这没什么不同。浓雾
遮住的远处的布景,现在我们
只能在等待:当一辆汽车驶过
积满雨水的街道,夜晚黑色的礼服上
被溅满了泥。空调机发出嗡嗡声
制造着相反的季节。仿佛这个世界
变得陌生,就像一位死去多年的
老祖母,突然出现,带着
暧昧的微笑和全新的习惯,或是一个
来自可疑地点的邮包,里面的
盒子是空的,或是一颗玩具炸弹
我看着那只苹果在变大,充塞了
整个舞台,圆形大厅里面
回响着空洞的脚步声,这意味着
主人已经离去。但这是否是一个
新的开始,开始或结束?然后
我们从一扇门,走进另一扇门
我们飞翔着,或学习着歌唱
在这座笼子里,但注定没有掌声

盛夏谈陶渊明

一

外面传来割草机的声音,我知道
这是那位头发花白的工人
在为小区的树篱和草坪修剪头发
更远处,成串汽车隆隆驶过。风
打敞开的窗子吹进来
很凉爽。天空中有淡淡的云
但现在消散了。我在读书
听着 Keren Ann 的乡村民谣
三天来没有一个电话。当我
向外望去,暗红色的屋顶
在树影中闪亮。你的声音
穿越了一千年传来,还会更久
我知道,再过一千年,仍会有夏天
但是否还会有树木和草地?歌声停歇
仍然是割草机的声音

二

南风驱赶来乌云 停立着

像一群巨大的鲸鱼 我们和草木一样
盼望着一场雨 但始终没有下
它们移动 改变方向和形状
却不曾化为液态的雨 一个星期了
树木静止成绿色的雕塑 草坪发黄 只有
空调机的水滴落在行人的头上
太阳在城市上空剧烈燃烧
实施它的暴政 榨干大地每一滴水
人们开车去了乡下的别墅
或到了景区 我脱掉身上的衣裳
躲在屋子里 我的房间农舍般简陋
但足够遮蔽风雨和抵挡烈日
有时看看窗子上的云朵
不是为了怀古 只是关心

三

他熟练地修剪着树篱和草地
把它们塑造得浑圆或方正。
我不知道陶渊明是否会赞同这样做。
他也许会让它们自由地生长
哪怕门前的小径变得荒芜。
他也干其他的杂活,我是说那位园工
譬如,为花木浇水,清理着
地面的垃圾。他的手指灵巧
但却粗糙,上面长满了老茧
当干完一天的活,他回到家里
会和妻儿一起吃饭,聊上几句天
然后一觉睡到天亮。但此刻
他正全神贯注地工作,直到暮色降临。
他远去的背影是那么亲切。

四

一只鸟在窗外叫个不停,发出刺耳的
嘎嘎声,我以为是电锯发出的噪音

在切割或打磨什么。在我的阳台对面
是一座废弃的厂房,不时有人在干点私活
可妻子说这是鸟叫,后来
我也认为是鸟叫,心里却仍然在
怀疑,因为我确实没听过这样难听的鸟叫
但它在叫些什么,从早到晚? 是在求偶
还是在诉说失群的苦涩? 这个蹩脚的歌手
不入流的诗人,执拗地表达着内心的情感
就像我。我清楚歌唱的最高境界
尽管我的嗓音低哑,羽毛也不美丽
但就算不是这样,我也不会唱得悦耳
因为生命中有太多的苦难和困厄
我才不在乎别人会去说些什么

五

雨一直在下,从昨天傍晚
落到了今天中午的睫毛上。
我的心情也被淋湿。想象着
一双灌满泥浆的靴子
在沼地中执著地跋涉,却不知道
将走到哪里,或走得多远。
或许这是我的脚,但道路却不是我的选择。
我们无法确知命运,但它确实
追逐着我们并干预我们的人生。
我是逃亡者。在梦中曾经不止一次
醒在小旅馆里,有着狭小的房间和木头楼梯
街道陌生,两旁矢车菊寂寞地开。
我会平静地扮演游戏中的角色
任一切自然地发生或消失,直到
游戏的终结。现在我放下手中的书
眺望窗外的天空,暑气消散了
风中带有些许凉意,秋天在不远处的
枝叶间栖伏,隐现,似有若无。